



<b>Title</b>	天災中的怕和愛
<b>Author(s)</b>	錢鋼
<b>Citation</b>	明報, 讀書, 我的書, 2004-10-24, D09
<b>Issued Date</b>	2004
<b>URL</b>	<a href="http://hdl.handle.net/10722/44168">http://hdl.handle.net/10722/44168</a>
<b>Rights</b>	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NonCommercial-NoDerivatives 4.0 International License.



## 天災中的怕和愛

編按：錢鋼先生的報告文學作品《唐山大地震》（增訂圖文版），即將由中華書局推出，新版由錢先生重新校訂內文、新增相關文章及 20 多幅珍貴圖片，更特別收錄錢先生去年假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「從唐

山大地震到『沙士』的天災報道」演講內容和答問紀錄。現摘登演講記錄部分精彩內容，以饗讀者。20 世紀在中國還發生過多次像類似「沙士」這樣的疫潮，比如說 1910 年，清朝末年，發生了東北特大鼠疫。那次鼠疫跟這次「沙士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首先動物傳給人類，第二是飛沫傳染疾病，第三是肺科的疾病，第四是沿交通線迅速地擴散，第五造成嚴重的地區性恐慌，第六是跨國界的，俄羅斯和中國都發生問題，第七是政府採取了隔離措施。很多事情非常的相似。最後全世界在中國召開了萬國鼠疫大會，不簡單的。

大家知道，1988 年上海發生了「甲肝」---甲型肝炎，這個「甲肝」，跟這次的「沙士」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它在時間上非常相似，元旦開始出現，春節形成高潮，春天爆發，然後又突然消失。當然，有一點不同：肝炎是人類有認識的，有疫苗可以防範。但是 1988 年的這麼大的一場肝炎，發病的高峰每天有一萬個病例新增，上海的醫院根本沒有充足的病 可以供病人住院。這次「甲肝」總共導致四十萬人染病，引致四十多人死亡，肝炎啊，直接死亡四十多人。大家再想一想，在物質貧困時代，中國人，得肝炎是得不起的，喪失勞動力啊，但是，我要告訴大家，今天你要在報紙上去尋找它的資料，你會找不到，輕描淡寫，沒有多少。

### 4·20 後非典報道大解放

我們來說一說這次的「沙士」。熒幕上是我的朋友---《中國青年報》的記者賀延光，在「沙士」中間拍的一幅照片。賀延光拍了幾千幅有關「沙士」的照片。談到中國對於「沙士」的報道，賀延光說，災害就是災害，死亡就是死亡，為什麼我們的報道裏，你看不到這種死亡的真相？這樣賀延光就拍下了這張照片：一個病人剛剛死去，旁邊是一個無奈的醫生。

大家知道 4 月 20 日衛生部長張文康、北京市市長孟學農下台了。下台了以後，在北京的報紙上，前一時期的寂靜無聲，變成了震耳欲聾的「非典」的報道。4 月 23 日這一天，《中國青年報》的頭版，在「非典時期的怕和愛」專欄登了一篇文章，是一個北大學生她的來信。我把這個來信給大家念一遍，它的題目叫「請為我的父母祈禱」。這個大學生的文章說：

4 月 21 日晚，父母把我叫回了家，吃飯時他們告訴我，他們所在的醫院，已經被北京市衛生局指定為「沙士」專門接收醫院了，一個星期之內將清空所有的病人，集中所有的醫護人員，專門救治「非典」病人。他們叫我回來，就是為了告訴我這件事。並讓我帶夠衣服和錢，叫我以後不要回家了，他們也會被封閉在醫院，不能出來，什麼時候能出來，也是未知數。聽到這個消息，我感到晴空霹靂一般，當時不知說什麼好，半天說出一句：你們會不會感染上？可是誰都知道，趕上這事的醫生的感染率是相當高的。我想讓他們辭職不幹了，我說，以後我上班養活你們！父母只是笑笑，說我孩子氣。由於他們都在一個醫院工作，所以可以享受只去一個人到醫院的待遇。就是她父母同在一家醫院，就可以一個人去沙士病區，一個人不去。當我要求他們只去一個人時，他們幾乎同時說：「我去！」父親說，他是一家之主，有責任承擔這個危險；而母親說，如果只有一個人去的話，那就是她去。他們就在飯桌上就這麼平靜地爭，而我的心就像被刺破了一樣，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會要面臨這種生死抉擇。他們讓我決定誰去，我快要哭出來了，感到極度的無助和傷心，我喊：「無論你們誰染上，咱們這個家就算要完了！你們誰也不許去！」最後母親慈祥地看我，說了一句我一想起來就要流眼淚的話：「你以後會有你自己的家庭的，你已經長大了。」母親

說這句話時那慈祥平和但又不容置疑的口氣，讓我心碎欲裂：「我和你爸爸這麼多年的夫妻了，誰去都不放心，就像你現在不放心我們一樣。所以叫你回來之前，我們已經決定了，兩個人都去。比起那些孩子還小的同事，我們感到幸運多了。」此時我的叫喊、我的眼淚已經無濟於事，我感到從未有過的絕望，我又一次求他們放棄這個工作，不要去，我現在打工掙的錢三個人夠用了。父親說，他做了三十多年的醫生，在這種國難當頭的時候，決不能愧對「醫生」這個稱號，這是最起碼的職業道德。我不知道怎麼辦了，坐在那裏傻傻地發呆。電話響起來，是父親醫學院的同學聽說了這個消息，打電話來問候。父親還在電話中說，要是他「光榮」了(內地的話就是說如果他遇難了)，就是他們這個班第一個為醫療事業獻身的人。母親安靜地給我收拾東西，我本來每周都回家，但這次，他們給我帶夠了換洗的衣服，我只能這樣回學校了。一想到我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家，才能見到我的父母，我就淚如泉湧。街上各色各樣的行人，有的跟父母一起出來，去超市購物。我想我的家本來也同他們是一樣的，我的父母下班後也會去超市，去菜市場討價還價，他們本來不是什麼崇高的偉人，他們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只是這個時候他們忠於自己的職責而已。我多年來養成的玩世不恭、叛逆不羈，在瞬間土崩瓦解。

解。我多想再聽我媽媽的嘮叨，而不是從今天起為他們擔驚受怕，有家不能回。我現在真的不知怎麼辦才好，回到實驗室坐在電腦前發呆，每到吃飯時就忍不住流眼淚。我親愛的朋友，請為我的父母祈禱，祝他們平安好嗎？這也是我現在唯一能做的，謝謝你們，祝你們和你們的父母都健康。

無權怕 怎去愛？

從唐山地震，到這次「沙士」，我想說，「人」這個字，終於在我們面前樹立起來了。儘管我們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，儘管「沙士」的消息一度被封鎖、被阻隔，然後導致了非常大的悲劇，但是 4 月 20 號，當衛生部長、北京市長下台之後，你看我們的報紙，包括黨報，終於可以堂而皇之把「怕」、把「愛」放到他們的頭版。這就是時代，這就是歷史。真的，如果一個人他連怕的權力都沒有，你怎麼期望他去愛？如果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壓抑他的恐懼、壓抑他的怕，這個怕，只能變成一種恨。